漫畫月刊

19

試辦

第四期

六月十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目錄

十日評論 感學潮「垂涕」以諫於政府……伏波

論述 怎樣建設新的中國……禹林

夜的旋律……白政

漫畫八幅

論無話可說……鳳子

「漫畫」漫抹……戈戕

行總職員小便計時……鳳子

趕前錯後跟着走……斯人

詩 我，一粒泥砂……玄冰

死者底歌……玄冰

乞丐之頌……鬼見愁

專訪 兒童導師孫敬修先生訪問記……駐平記者怒潮

學生天地 星空……警紋

勁草……春生

宣師通訊二則……魯誠

紀一個平凡的死……斯人

黃色舞台

開場白……

女人吃香……

李麗華重登銀壇……一人

桃園春夢觀後……杜絕

不褪色的唇膏……青子

小幽默……小滑

十日信箱……信箱主人

封面摸索光亮的人們……胡瘋

感學潮「垂涕」以諫於政府

伏波

學潮的澎湃，使人感到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我們冷靜地想想，這該不是簡單的積總作用了。

對這件事，不需要捧飾，不需要作片面的解釋，與片面的處置以作個幕式的效用，我們應深切地警惕於本身，檢討本身。

雖無可否認幕後有人操縱，但這力量的形成決不是個單純的把戲，我們應該體會到是什麼給予這操縱者以機會？是什麼給予這集會以如此的力量？學生果然都是一群傀儡嗎？不太情感的人或不作如是想吧？

八年的抗戰，有多少鮮紅的血流在正義的旗幟下，是為了什麼？是為了用這血來培育的一朵「勝利之花」！而畢竟這朵花開了，死者長眠，扶持的責任留給未死的人！

一般未死者繼承了這個不簡單的任務，他們曾寄多少希望與理想在這朵精當，而另一般未死者卻在摧殘着，而今這朵花無疑的是在急驟地凋謝着，有良心的青年雖不為更壞的命運着想，也該對拋棄扶持保護責任而羞對於地下的種花者！所以學潮的形成在另一方面說、該是良心的促使負任的表現。

勝利後帶給人們太多的痛苦，痛苦的質點將潛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機！

今日所以要「垂涕」以諫於政府者，不是如何來壓制學潮，而且「疏導」的對策也將是一句無可奈何的話，是應當深切地體會到它發展的內容，來消減這個形成的因素，否則這一個平伏是短暫的。

今天最感威脅的敵人，第一個將是本身所具備的一切缺陷，這缺陷給任何魔手以伸入的空隙，所以對一切敵手的發生斥擊以力量者不是飛機，坦克，來，不是逮捕與壓制，而是最新的武器——堡健自已。

怎樣建設新的中國

禺林

自由民主是每個人最高的願望，也是政府努力以赴的目標，而且是國民行政之理想、憑藉政潮風起雲湧之勢，思想怒花齊放之時，不論南北，無分東西，皆狂呼自由，高唱民主，果自由怎解，民主何旨，恐免不了有雜亂之嫌，故此深願舉國同胞洞悉斯義，俾明自由民主之規模，庶乎其可發不知者之猛醒，以爲建國行憲之基礎。

自由的覓求不外四點一、學術自由，二、言論自由、三、生活自由、四、思想自由。首先要明瞭，自由不是低級态意放縱，更非自私與趨越範逾規、自由是有一定尺度的、侵犯別人利益、違背國家民族需要，抵觸國家社會法令道德，皆非眞正的自由，果如此自由即成妨礙社會進化的阻力，所以我們尊重自由是要通過理智的約束，符合社會發展人群福利的要求，而不是違背國家民族利益，所以如此獲得的自由，才是眞正應享的自由。

一、學術自由：研究探討要有取有捨，研究和批判乃是實事求是，不盲從接受。

二、思想自由：要辯析精純，擇善固執，不要紛歧龐雜和見異思遷。

三、生活自由：尋求高級合理的藝術生活，使不至流爲低級放縱的偏激生活。

四、言論自由：握有大衆的心理，不拘私見，做人民的喉舌，而且言論要正確，這樣研究學術，才不致作人奴隸，思想才不致爲人附庸。行爲也不至超越國家民族的利益，這樣的自由始能認爲是高級的，眞正的自由，也是懸於理想而企其實現的自由，國家政治雖擬就的好辦法，皆因爲政務不能遂照推行，以致擱淺變了質，甚至形成了政治不健康的病症，病態毒素也就從中作祟，這便違背了自由的目的。眞正自由獲得，政治方能走入民主，民主政治之極致，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但好與惡必須使人民勇於吐露眞情。政府始能根據民意，規劃設施政治方針，眞正做到了好的「竭力執行」，惡的「盡量避免」。這樣政治才有進步。同時三民主義才能實現，如若人民意志不能充分表現，政治理無興革。人民無可否於政治，則政治仍操之於少數人之手，當然官僚政治也就不能掃除。官僚他就無形中和人民處於對立的狀態。人民既不敢聞向政事，更不敢批評政府，當然談不到自由，也更談不到民主了。

自由和民主爲政治改革兩大原動力，政治清明是民主康樂的前提，康樂的意義，在廣義的康樂包括三種的政治、生活、生命上的康樂。

一、政治的康樂：又分消極方面：是掃除病態政治，如肅清貪污以求政治清朗，根絶敷衍推諉的官僚習氣以求行政工作效率，剔除積弊，以求減削民擾。

積極方面：選賢任能，興利除弊，能者得以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地盡其利，長有所養，少有所歸，鰥寡孤獨有所矜恤，政府能治理地方教養其民，人民有權管理政府，政府樂與接受人民監督和批評，人民樂於聞問政治，沒有絲毫矯柔造作，當然欺民專權的現象絕跡，貪贓枉法自然根除，此政治眞康樂也。

綜觀以上所述，誠爲行政最高理想，於此動亂的社會潮流下，正需要有賢明的領導者和行政人材，來領導中國大部智識淺薄的民衆，啓發他們的思想，使他們了解國家行政，革除懼官怕兵的傳統觀念，樹立維新除弊自由民主的革命思想。深望言論界同仁們，以自己的任務，啓發全國人民意識，向自由民主之路前進，一方面就正執政各界本着革命精神，執簡馭繁，提綱挈領推行政務，以期於憲政實行的聲浪中，實現自由民主康樂之治，完成國家建設臻於康樂富強的新中國這方面來努力。

夜的旋律

白牧

——夜的毒汁，還釀着人類的淫惡，
——薰染着裝飾都市的罪惡——

×　　×

夜，無月也無星。
一輛吉普車，混着淫樂的笑浪馳過了，向一帶燈林的方向。
一群赤裸的孩子們，揹着亂紙簍兒，鑽進一條陋巷里。

×　　×

夜霧漫下去，悄悄的。
街燈的光，從樹的藤際里投到悠長的柏油路，拖着兩隻細長的影子，移動着。
青年軍官挽着一個鍍金的骷髏，悠閒的。

女：「今天，眞快要把我賦死了，香橫也不好：：」柔綃的，的
男：「還有晚會：如昨夜的舞會」碰，天的伴又風偏斷了會語

目光從女人的乳峯上又移向下面——街角、同一的街角。
一個殘缺者（傷兵）和一條瘦狗在乾渴的喘息。

×　　×

暗室的綠燈下，嘯歡着一群灰色的幽靈，模糊的。
爵士樂、朱古律、紅色唇：：毒死了許多青年發出幾聲，蒼白的笑。
窗外，又響起了一片嘈雜的聲音：「怎麼？他媽的，又餓死了一個：：討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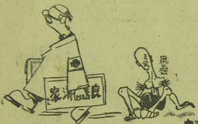
×　　×

夜，像一條女人臉上的黑紗巾，遮掩着，人與人的醜戀。
天邊有幾個星子，草叢裡有兩個人急促的呼吸，風混着胭脂香。
遠處，城角下又有登香飄來，聽說是，從解放區裡逃來的人們，他們拾起希望了望，家鄉月。

漫畫

飽死一個・餓死一群

乒乓作



為人群服務

小超

春之交易

葉青作

男：親愛的，看那可怕的黑影，快到我懷裡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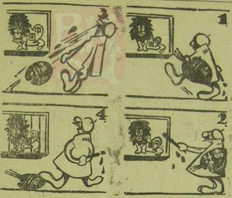
女：「你騙我，那是你的影子」

趙作

漫畫

塗色者

趙萍



1悄然的向『它』的身旁走去。
2在『它』睡的時候，展開塗色的工作。
3『宅』睜開眼睛，塗色者恐慌了！
4塗色者用『權力的桎梏』把它又禁起來。

覺民作

將崩潰的海棠葉

大戈

失望

父親，失業，
孩子，失學，
妻子，失踪，
里，失盜，

趙萍作

南京圖書館藏

論無話可說

鳳子

祇要不是啞吧，誰都能說話，好說話，想說話，何至於無話可說。

然而不然，譬如老子做壞事，兒子不能說，長官做壞事，下屬不敢說，妻子或丈夫做壞事 丈夫或妻子不好意思說，兒子做壞事，「祇犢」的老子不忍說，自己做壞事，當然不說，於是乎無話可說。

內戰未已 物價高漲，人民當然可以訴訴苦，說說難，但是「嘴上抹石灰」，嘿根兒白說，一次白說，二次白說，三次呢？說也無用 不如不說，於是乎無話可說。

晉人清談，大概由「無話可說」而促成的竹林七賢，終日昏頭轉向本屬苦勁，然而傳玄有「請舉有禮之臣，以崇節義，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的建議，可是當時不是沒有明白人，其奈皇帝不聽，所以祇好看着由「清談之極，而流於無恥」，弄到「志士灰心，民心渙散」，當時即使還有一二個想說的，自然照舊說不上去，何況說得激烈一點，說不定要弄出禍祟來，於是乎保命全身的逸士們 也就無話可說了。

古來如此，後來何嘗不如此，清朝末年，連皇帝花了錢，雇他專門說話的御史老爺，也無話可說，無怪老百姓開的茶館酒肆都要貼莫談國事的紅紙條。

民國以後，更加是勝利之後，言論界却大大的變動了，有的地方，是大聲疾呼，或破口大罵的過激論，有的地方，還保持着「逢人祇說三分話」，半吞半吐的姑娘腔，有的地方，是淨說「之乎者也」或粉腿媚眼的清談派，至於救國救民的大道理，還不在內，而且你說你有理，我說我有理，這樣一來，不但有話可說，簡直一時也說不完了，無奈七嘴八舌之後，聽話的人，就感到十分的困難，莫論說話了。

其實除了清談，不可供茶餘酒後的消遣以外，至於大聲疾呼，或半吞半吐，不管他對與不對，祇要存心公正，始是一片好心 似乎應該作爲「狂猖之言」，有加以甄別采納之必要，但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還是任你千言萬語，我有一定之規，即使聽不過去，頂多，回上一句，說：「我們不久就要這樣辦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不易聽到分解，最近「金老虎」案的雷聲大雨點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但是這還是好的，當「新民主主義」「解放」張家口的時候，是祇准他說，不准人說，不但不准說，而且還有跟着說，還分罪，實在難說。

中國的言路，本來狹窄的像個小胡同，如果只有一排人走，到還通得過去，現在是左邊一幫，右邊一幫，排排的走着，中間所餘的路子，因此更加狹窄。除非不走，要走的話，一不小心，不是碰着左邊，就得碰着右邊，要是碰上，碰着癢處的時候少，碰着痛處的時候多，而且碰痛之後，立刻就有「顏色」給你看。到了那時，不躲還好，不過是得罪一邊，你若一躲，說不定這邊還沒痛過，那邊又碰痛了，兩邊一擠，誰受得了。

所以「苟全性命」的先生，祇好恪遵孔老夫子「三緘其口」的聖訓，給他個「悶聲大發財」，免得「禍從口出」。這樣一來，自然無話可說了。

「漫畫」漫抹

戈妝

「漫畫」從漫胎里流出來，跌到大家的眼前，大衆看見墜地的孩子，便有了結論：笑的、怒的，罵的，哭的，點頭的……

大衆祇注意孩子，却不曾想到「宅」的母親「漫畫家」，擠着血淋淋經過了生之苦。

他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孩子，立在每個角落里，她育時被大衆稱頌爲「漫畫家」而喜悅，甚至高傲起來。

她祇知道冠冕的光榮，却疏忽了，啓發她的孩子們「本能」和「思想」的健全了。

她不曾想過，孩子們的生，是爲着繼續千萬人的生命，「宅」敢替大衆吶喊的嘴上撕掉了封條。

「宅」敢從別人不敢鑽的黑幕里。「宅」赤裸裸的暴露出人與人的罪惡。

「宅」敢提着燈籠，向暗的社會里去。

「宅」敢用大衆的淚，揭開另一羣人們的瘡瘢。

「宅」敢用大衆的呼籲，能使另一種人們刺到癢處，痛到心底。

有的人認爲孩子的舉動，是好玩而可笑的，他不知道孩子正在他的面前哭訴，有的人認爲孩子是故意辱罵他，有的人認爲孩子是「禍虫」，更害起「宅」的母親（漫畫諷刺者），更有因孩子的「闖禍」，連累了母親。

因此，母親往往怕怕的放棄了自己的責任，開始準備逃避——她忘記了她不是自己而活着——，她忘記了孩子並不祇是會呼吸的傀儡，她忘記呼喚孩子們的名字：詩人，醫生，戰鬥兵……

生產過孩子們的母親們！生產過替大衆孩子的母親們！妳們要眞識的愛護妳們的孩子，使「宅」們有力量的，有鬥爭力量的站起來，站在大家的面前，雖然「宅」們的命運已蒙上灰色——

青年的母親們！妳們的耳邊是不是又響起了衰老翁的聲音？在這可咀咒的時代：

「誰肯救救孩子，誰肯救救孩子……」

趕前錯後跟着走

鳳子

我不是大夫，也沒有研究過醫理，對於婦女病，實在沒有經驗，所謂趕前錯後，並不是月經不調。

不論今古，大凡是領導者，都是趕前的，不過趕前，必須顧後，如若不然，一個人低着頭前進，每每容易走單，即使走到時代的尖端，而且是正確的方向，中途無人攔阻，也是覺得孤零零的可怕與無聊。要是走入沙漠，那就連水草都找不到，等於自歸死路，但是與人無干，

錯後的人，大半是高人雅士之流，所謂「不合時宜」者，自動的頹在時代的後頭，唱唱高調，罵罵大街，那麼如果有個爭氣的老子，替他留下大批貲財，還可以高雅下去，死後在墓碑上，轉得「逸士」的名頭，若是以身爲業的，那末就會高雅而死，這也是自尋死路，與人無干。

所以趕前錯後，都是自己與社會「脫節」，「脫節」的苦痛，無疑的會自陷於困頓，甚至於壽終正寢，於是乎人人要跟着走了。

跟着走的法子，由來已久。自從有皇帝的那年起，跟着走的人們，從來吃虧很少，例如清朝，「留髮不留頭」的時候，凡是挨刀的，都是不肯跟着走的，乖乖的剃頭的，即使不喊大清皇帝萬萬歲，也可以在納糧當差的條件下，生兒哺女，起家發福。

照上面的三條路子看來，趕前錯後是乎都不大穩當，惟有跟着走，比較保險，不過法子雖好，可惜時候不對，處在三「收」三「放」的年頭，遺各「圓顱自在天尊」的高足，每每會弄成一「豬八戒照鏡子」所吃的苦頭，未必少於趕前錯後者。

三條大路走中間，到底那一條是中間的路子，我打算問問上帝。

陶然

行總職員 小便計時

上海某小報載：行院善後救濟總署結束在即，一般職員，因爲希望得到一筆解散費，所以做事都加倍巴結，生怕在此要緊關頭被開除。據行總眞如機器廠職員告訴我，該廠當局因爲快告結束，所以竟對職員窮捉錯頭，職員在辦公時間，連大小便一次，也要向主任告假，幾個主任都是聯總派下來的外籍職員，辦事完全「機械化」，職員告人小便假時，照樣要記錄時間，小便每次限五分鐘，大便限十分鐘，過了時間便算「曠職」，數次曠職，立即開除。最近幾天內已經開除了好幾個，至於近來該廠當局特別對職員嚴厲原因也無非爲了想省付一些解散費而已。眞是精明之至。

小便限五分鐘

大便限十分鐘

詩　詩　詩　詩

我，一粒泥砂

斯人

時代——
「巨浪」，
我——
則是一粒泥砂，
昔日，
曾捲在浪的漩渦，
而今，
我停滯在
沙灘，

× ×

還時，
陶醉於——
日日
朝陽的起落，
夜夜
星星的低語，
看，
行雲緩流，
微風拂過時，
夢幻着
今後，
將是一串
舒適的日子
姑且
甜息吧，
我，
躺在大田野，

× ×

那邊，
有山峽，
危然矗立，
「巨浪」
受到阻碍，
於是，
憤怒的
激盪，
震撼了
大地。
（這永遠的搏鬥）

× ×

那激盪——
呼喚的
力量，
如今，
對我失掉
鼓舞，
巨浪
不息地，
在身邊
流過，
我已
倦於那
瘋狂，
我停滯了！
我——
一粒泥砂！

乞丐頌

鬼見愁

人人都說乞丐窮，
推我都把乞丐頌。
蔴袋沙鍋黑頭棍，
泥臉長髮滿身油。
不愁吃來不愁喝，
從早遊到日盡頭。
狂犬吠時執棍打，
蝨蚤咬時指挑身。
相顏倜色倚門乞，
風雨落時廟從身。
沒有家庭父與母，
沒有妻兒女纏身。
不怕苛捐及雜稅，
不怕拉夫與抽丁。
不怕豪房佔土地，
不怕清算與鬥爭。
不管內戰怎樣打，
不管物價降與升。
洗耳勿聽亡國論，
甘做世界自遊魂。
這樣自由世少有，
這樣世界無處尋。
如果機會是分鈔，
誓必參加乞丐群。

「死者底歌」

從哪鬼，
飄來凄娼的哽咽？
壘壘的荒丘起伏，
哀怨的歌子，
繚繞着帋灰飛揚。
年青的死者！
（少婦底丈夫）
天邊的雲
幻成你的血，
沙土襯出你的晴天
這不凡的世紀喲！
使你不在呼吸，
——永遠地。
英雄最後的淚，
是否曾——
滴在你底
敵人的身上？
寫於油燈昏暗中
一九四七

請領稿費

代郵

宣公、小孩、竺玲、北人、高平、小生、朝陽、鳳予，劉民新、諸先生五月份稿費，業已結清，請持章到本社經理部來領

兒童導師

孫敬修先生訪問記

駐平記者　怒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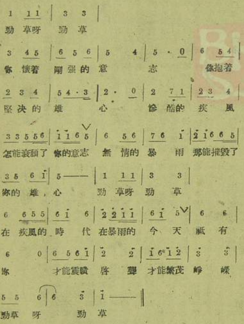
初夏的故都，燥風得意的吹着，是一個炎熱的下午：記者同着一位老友金君，與風日戰且赤地，進了宣武門，奔北平廣播電台，來訪名震全國的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先生。因爲距離孫先生播音的時間尚早，所以我們便在電台門口散步，歇息着我們還曾異常吃力的腿兒，一方面也爲早一些握上敬修先生博愛的手。並沒有經過多久的時候，一輛自行車由東方駛來，一位頭戴白盔，上身着藍西服，下着白色西褲，黃色皮鞋的老先生，來到了面前，記者雖然沒有晤過敬修先生的盧山眞面，但像片我們彼此早已交換過了，所以相視之下，不覺都呆住了，記者急然跑近前去，問道「你就是孫老師吧？」隨着孫先生慈祥微笑的回答，記者的手已經與孫先生緊緊地握住了，我們同着孫先生踏入北平電台的大樓的時候，孫先生從皮包裡掏出了兩本小冊子，贈給記者，記者雙手接過道謝後仔細看時，一冊是敬修先生主編的週刊第二期的新兒童（封面上是一些小朋友的照片），一冊是孫敬修唱歌集，（凡孫先生在電台播送的歌曲，皆包羅在內）。孫先生推着和藹可親的身子，領我們三人——其中有一位同時來訪孫先生的趙子珍先生——參觀北平電台的四個播音室，他——敬修先生用着溫柔的語氣，解釋着這電台的種種情形，似乎忘却了一日的疲乏。在電台的會客室，坐了三、四分鐘，已經到了播音的時間，我們四個人一同走進了第三播音室，室的四壁及屋頂地板上滿舖着厚厚地黃絨毯，是爲了避免回聲及踏上去出聲音，孫先生給我們搬了三個椅子，用手式，讓我們落坐。又用手式指了指放在一張桌子上的茶具以後，便在斜放於屋角的鋼琴及麥克風前，坐了下來，從皮包中，取出來一封小朋友們的來信，持在手中，笑着對麥克風說：「好：小朋友！你們都預備聽故事嗎？我現在來了：「報告了來信小朋友的姓名，手指便開始在琴鍵上舞動起來，爲鼓勵小朋友注意衛生，唱着衛生歌：幾支歌子唱過後，開始講述兒童故事——民間的故事——孫先生操着溫柔的聲調，津津地講着，目光輪視着三個點，一是懸在壁上的鐘，一是坐在對面，另一個麥克風前報告員的舉止，神氣，除此他還不時地投給我們一個欣快微笑的眼光，時或還點點頭，這屋中除了孫先生的聲音與間雜着微微的翻紙聲外什麼都是靜悄悄的連壁上的電時鐘，也不發一些聲音，報告員向他招呼需要有商業介紹時，他現出不耐煩的神氣，皺着雙眉，向着我們苦笑，向着麥克風說一聲「啞」！借着三兩分鐘，報廣告的空暇時間翻着小朋友的來信，抽出一封來，向着我們笑，從裡面抽出來一條綠色的手帕，有氣無聲地向着我們低語：「你們聽：小朋友寄來給我的！」。三十分鐘後，我們同着孫先生離開了這悶如「烤鴨爐」的播音室，重回到會客室，等他喘了喘氣，我們便隨便談一些話，當金君請求他作個自我介紹時，他五十多歲，黃黃的臉上，笑起了一堆愛紋說：「沒有什麼可介紹的：」「小教」一名——北平廣文二小的教員——訓育主任……路混……」「好唱歌，但唱不好，喜歡與小朋友在一起……。」這時候同時來訪的趙先生說：「……看目前的情形……似乎只有把復興祖國的責任遙負給兒童了……。」記者與金君，不住點首讚歎，孫先生依然稱而惟歎的接着說：「我上午教書，下午還要趕三個電台，星期日上午要到教堂去作禮拜，下午除訪友外還需要到小小書店編輯新兒童，預備星期一出版，」我嗽了嗽今天，記者才曉得他是一位虔誠的耶穌傳教士，他得意地笑了一陣又接着說：「有人說：「你太累了，電台上又拿不了幾個錢，爲什麼幹他？」我堅決地反問了他們，我說：「錢不錢，沒關係，主要的是我離不開那些天眞可愛的小孩子們哪！」他略略地把聲音沉了下來，把背向沙發後靠了靠。據說因近來物價的直線上漲，孫先生經濟華已路疊弟聲，慈日裡也感一非當的勞際，但他疊異小朋友們接獨，就全然的忘却了，一切的憂愁，頗聽、被與趣遊蓋住了，他曾經間過記者：「朋友多快樂多，」你說是不？」當記者再把眼光投向他的時候，他又笑了笑說：「最近北平還有許多電台找我，願意叫我去「胡說」：但是，我的工夫實在分配不過來了！」接着他又說了一大段話，囑記者代謝張市。小朋友、大朋友的關懷，希望張市小朋友要努力用功讀書，並祝張市小朋友的快樂，進步！

會客室內，經常燃着的電燈，突然發着光亮起來，記者、金君起立告辭，孫先生也提了皮包，表示我們一起走，四個人慢慢地走出了電台的大樓，與孫先生握別的時候，懷着興奮的情緒，像是重回到了童年時代似地，被減去了一半動力的爆風吹，上了歸途，不覺罷及老緩街記上的句子一歸來時章鑑燈火齊明」笑。

勁草

C調2/4（雄壯）

魯生作詞　靜庵製曲



星空

北平京華美專鷲紋

我愛月，皎潔的，銀盤似的月，我更愛滿天的星斗。

月夜是幽美的，而星天是神秘的，月像一個安閒而沉靜的少女，星像一個個英氣勃勃的青年。月，把世界染成乳色，但是星兒却在神秘而遙遠的，黑暗的天空中眨眼，給人一種不可言喻的，美妙的感覺。

以前在南方，啊！秀麗的南方，又使我神往了！夏天來到，每當夜之神降臨大地的時候，天空中出現無數星星。我向來好仰望着夜晚的天空，黑色的樹枝，從房脊上搭過來，在微風中搖動，我看見一顆顆的星星，在樹葉的縫隙裡閃爍，那眞是連詩都沒法形容的意味啊！有時，天空淨得沒有一點雲絲，萬籟俱寂，不熱也不冷的晚風，如同愛人的手，掠過我的臉龐。自已靜靜地仰望着天空，忖度着天的高遠。密密麻麻，一顆顆渺小的星星，似針一般地刺着我的眼兒，那是天河，那是牛郎，織女……我的腦海中泛着幻想，彷彿聽見他們在細語。一面想着聽到的牛郎織女的故事，一面向着天空中雜亂的星星發呆。

有時候，有一個螢火蟲在空中遲緩地飛着，我在奇怪！為什麼星星在移動？等到發現是螢火蟲時，便很快的去捉了。啊！神秘地星星啊！我屬於大自然，但是我以為大自然屬於我了！

一直到現在，到處飄泊流浪的我，仍舊愛着萬點銀星的天空，不愛月夜了！因為月夜徒增人的傷感。尤其是家鄉，被共軍佔據，多年沒有歸去，看到月亮，不禁難受！而星呢，却能在我煩惱叢中，易之於幻想，使人得到一時的快樂。啊！看，現在墨黑色的空中，仍舊有着數不清的小星星，它們還是我童年時代的老友呢！

學生天地

通訊

宣師為提高學生寫作興趣 學藝會發行勁草壁報

魯誠

該校同學醞釀數月的壁報——勁草半月刊，前因紙張經費等關係，其間經過不少的折磨，但那些魔障，均在全體師生，堅決不屈的努力下克服了，「勁草」終於也出刊了。「勁草」，是該校同學們自已主辦的。它的主旨：是為了同學間交流智識，和提高寫作能力。它是綜合性的（不分班級），它的內容包括着：評論，教育，生活，科學，文藝，漫畫，通信各欄。一向不大注意寫作的同學，由於「勁草」的出現，近來各班同學們的寫作情緒，甚為高漲。按這次創刊號所刊出的稿子，即有四十多篇。作品中，雖沒有什麼出色的大作，然文詞流利，內容豐富者，亦屬不少。若能常此的繼續下去，我想同學們的寫作成續，將來定有許多珠璣錦繡的作品出現，頗堪期待。

學生天地啓事

學生天地已經連續的和各校同學相見了三期，雖然在內容上，編者曾以最大努力想把它充實起來，然而我們感到的還是十分空洞和無聊，今後我們希望各校同學以一種競爭心理，來發表個人的作品，共同使這園地成長起來。

編者

宣師張師球賽

◇魯鐵◇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宣師與張師，爲了連絡感情起見，特於下午四時許，在宣師球場，舉行了排籃球的友誼比賽。首先是排球賽。雙方的隊員，個個都是雄糾糾氣昂昂的相持着。精彩的表演，時時出現。這次的此賽，雖然風颳的很大，然而，雙方的戰士，都不畏縮的堅持到底了。比賽的結果，是二比一，宣師佔先。稍事消息後，便又展開了籃球比賽。雙方的隊員，均施出了平時的絕技！所以場上的情緒，非常緊張，尤其是司令（團管區的某先生）的嚴明，公正，更增加了不少的生氣。這次的結果，復以十比九的成績，宣師勝利。兩校隊員的技術，相差幾希，盼望你們各自勉力吧！

紀一個平凡的死

斯人

誰能說離地球攀登到別個星球呢？依着空間的地理的軌道與時間的歷史的軌道，大家從搖籃到墳墓。——徐許今天，五月十日，一個死去的面孔在我記憶裡浮動，那表示着有決心的嘴，那冷漠的眼，那沉靜的面容……浮動着，浮動着……

是的，三年了，他墓上的草已春秋三度了，他將漸次永久被相識者遺忘，他的死是平凡的，沒有給人留下歌穀的價值，或者有人罵他逃避現實，懦弱，等類的話不過還平凡的死至今還延續着，人們，永遠跳不出「命運」所安排的軌道！

三年前，五月九日。

夜，門外風很大，我掩緊了門窗，吸着一枝煙，無聊地躺在牀上，凝視着消逝的煙圈，一陣惆悵與空虛的感覺輕輕掠過腦前，風，瘋狂地搖着窗門，夜闌了。

「嘭」，我的房門突然被什麼東西闖開了，我吃驚地坐起來，一個身影由門口跟蹌地走進。

「是你，宣一，」我長舒了一口氣。

他沒有答應，說力地坐在椅上，滿身積滿了沙塵，臉上抹了一層濃重的憂鬱與憤慨。

「看樣子，又是從家裡來吧」

我熟悉他與他妻子間的一切，而他這種表情一貫地是由家裡帶來的，所以我這樣問。

「家！我永遠沒有家了」！他看了我一眼，已往的冷靜神情完全被憤怒掩沒。

「算了吧，宣，你們結婚三年多了，何必整天爭爭吵吵：那麼原來何必又結合呢」？我拙笨地安慰着。他猛然站起來，

「何必，何必，我整天聽到人們用這樣的口吻責備我，是的，何必原來要結合呢，可是假使我從一歲就結婚的話最少十幾年內不會提到離婚，因爲那時我連「結婚」兩個字都沒有見過呢！嗐！這社會上沒有同情我的人，連你，朋友」！

他顯然更加憤怒了，手直指着我的鼻尖。

「坐下！坐下！何必這樣緊張」，我攤開兩手說。

「冷酷的可怕！這個世界」！他盯了我一眼坐下來，兩手交叉在胸前，最後，由憤慨轉入悲哀，不甚晰曉地長嘆了一聲「那麼究竟怎麼回事」？

良久，良久。

「我與文姿的關係你是知道的」。

我點了點頭。

「我與妻惡劣的關係是在文姿走進我生活以前就成立了，這你也是知道的」。

「嗯」。

「事實上我與文姿這樣繼續下去，結果無疑的是個悲劇，可是我不能離開她！她在我緊張的生活裡是一種和諧。疲倦的生活裡是一種力量，是一種鼓勵，使我能樂於致力

於事業的前進，够了，這樣已足使我感到對她的需要，却也感到另一個黑影對我的威脅，我是不懼怕這個黑影的，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文姿雖從不曾問過我的家事，然而終有一天要揭露；於是我決定了步驟，昨天，我回家了，直接先向我的妻子談判……

(二)

「我想，我們還是離開的好，這樣下去只有毀滅多方面的幸福，我是不愛妳的」，我看着妻一副愚蠢的表情緩緩地說：「什麼離開」？她瞪然地。

「是的，離開，就是離婚，這是最自然的事，我們之間，在今日也是最必需的事」。

「我又沒有犯了七出，爲什麼休我，活着是你家的人，死了是你家的鬼，妳當初爲甚看上我」，她粗魯地回答。

「不是這樣說，因爲當初的結合，我們年紀還很小，根本意識不到結婚的意義，只是靠媒人的一句話把兩個陌生的人拉在一起，你應該知道，我們之間從沒有感情存在」。我極力壓下氣憤。

「乾親」？十二分明顯，這個人她不瞭解我說什麼。

完了，我知道從這木乃伊身上找不出結果來，我吐了一口唾沫，去找我的父親。

你也知道我的父親是僅有的一個泥古不化的衞道模型，他一向反對我與妻的關係，他一見我總要掛起陰沉的面孔向我唄一套爲人之道，其時我走進他屋子裡他正翻開一本孝經，這更增加了不利的空氣，然而我的心已決定了。

「什麼事」？永遠是平板的聲調，

「我想跟您商量關於我與您兒媳的事」。

「怎麼樣」？語氣更沉重三分。

「我要跟她離婚」，

「你又在發瘋嗎」！

「沒有」！

「那麼請你住口」！

「在爸爸答應我以後」。

「畜生！徐家的門風將被你掃光了」。

「我不能把自己的幸福來裝飾那不相干的門風，門風！門風又能給我些什麼」，「况且這不是敗德之事」。

「虧你說的出，古聖賢書裝到牛肚裡去了，不要臉」！

「幸虧裝在牛肚裡，否則我死在那些傳統的紗條下還不知道怎樣死的」。

「你呸！你一定看上什麼野女人？無恥」！

「請尊重兒子的人格」。

「你懂得人格」？

「最低沒有你想像中的卑鄙」。

……

「你是兩歲孩子的父親，我提醒你」，像一把尖刀，兜然刺傷了我的自尊，我不好竭止悲慘了。

「孩子，孩子自有他的一生，我不是爲孩子活着的」。

「簡直在放屁，我不要你再說下去，今天只有服從我的話」。

「爸爸的話並不是法律」。

「我更不惜以法律對你制裁」，父親的眼裡噴出火焰。

「隨你！我寧可坐牢去」，我堅持着我的決心，莫名的淚水泛濫在兩頰。

「你這逆子」！

「是的，在這件事上我永遠承認」。

「今後你不是我的兒子」！

「假如爸爸認爲必需」。

「誰是你的爸爸 徐家有你是恥辱，你滾！他猝然手指門外我沒有更多辯白的餘地，我預料只有如此的結果，我昂然去向母親告別，

世界上任何一個母親對於兒子總是慈愛的，她的眼淚幾乎使我放棄我的決心，但後來我決定在經濟上有了辦法時，馬上接她出去，這樣，我再沒有留戀，毫不惋惜地跨出我底家門，下意識地感到一陣輕鬆，我的精神將被解放了，想起了文姿，一個美麗的幻想展在眼前，神經過份地緊張，莫名地再次流出眼淚，像一個受了委曲的孩子得到愛撫時的心情，

現在，只求馬上見到文姿，將經過的事實告訴她，並且請她原諒我的不忠實是善意的。……他說到這裡停住了。

那麼「文姿……」？自然我急於要知道下文的。

他由懷裏摸出一張紙條給我看，是這樣寫着：

宜：

我完全原諒你，甚至根本不會怪你的，只是，一夜的思慮後，宜，我們必需放棄已往的理想，因爲我承當不起一個罪名－讓母親失掉兒子，妻子失掉丈夫，兒子失掉父親！－我，沒有任何權利掠奪別人的愛，宜，我當然仍舊愛你，（雖然現在已經不應該），相信你對我也是這樣，那麼你讓我完成一

件偉大的責任，偉大的愛吧！

即使爲了我們的理想摒一切於不顧，不過你知道我也有一個嚴厲的父親，他腦子裡裝滿了所有舊禮教的信條，對這件事，但會以全力阻止，宜，設想我們那時的情形怎樣！現在，我有一個要求，「忘記我吧」！爲了你，也爲了我，爲了一切……

文委

「她是對的」！我只能這樣說，我沒有理由對她的話加以辯駁「是的！誰都是對的！」，在這個社會裡，『馬路是軌道，馬路中間有電車的軌道，汽車行駛有一定的左右，紅綠燈指揮着車馬的軌道，軌道，軌鐵！』「人們活在傳統的軌道，從搖籃到墳墓」！「文委她以爲這樣作會避免一個『罪惡』的話，那麼她將造成不可挽回的『罪惡』她將使那些——母親、妻子、孩子——永遠地失掉我」！他一口氣說完，頹喪已極地仰在椅背上，我從他的話裡意識到某種不幸的事將要發生，我憐憫同情地握住他的手說：

「朋友，你最好冷靜一下，一個人在愛情方面的受傷，往往造成有在其他方面犧牲的決心，我希望你在事業上，求得更大的安慰，愛情，究竟是人生的一部」！

「一架鋼琴壞掉一隻鍵子，足可使全部演奏時失掉和諧，我的心是如此的脆弱，現在已不能再擔負任何希望了——！」

他失神的眼，淡然注視着房中闇暗的角落。

……………

屋子裡是難堪的沉悶，窗外風很大。

「我看你常要休息，宜，今晚就住在這裡吧」，我懇切地說。

「不！我走了」，他像驚覺一般地站起來，語氣裏有不可挽留的決定。

「不！門外風很大，宜你聽我的話」！

「風？哈哈……」他可怕地笑了，接着他走出去。

我追了出去。

「那麼，你明天來，並且常常來這裏談談，我希望你堅強一點。」

「謝謝你」！

他邁着大步在狂風裡消失，我看着他的背影一種莫名的悲哀向我侵襲來。

第二天，五月十日，這是一個不幸的日子，他自殺了！他畢竟死了！……………

三年了！他的話響亮地在我耳邊：

「人們活在傳統的軌道，從搖籃到墳墓」！

我，陷在遐想裏。

蟻

A．莫洛亞作　李烈文譯

無數黑色小怪物在那嵌着兩片玻璃的紙盒裡騷動着，工作着。賣蟻人給了牠們一點砂，牠們便在砂上掘下一些輻湊的坑道。當中有一隻較大的螞蟻，差不多始終伏着不動。這是其餘的螞蟻敬謹供養着的蟻后。

「這些螞蟻是毫不用人照顧的，」賣蟻人說：「祇要每月從這洞投下一滴蜜就够了……僅僅一滴……螞蟻自己會將它運走並將它分派的。」

「一個月祇要一滴嗎？」年輕的女人說：「一滴蜜便可以把這許多螞蟻養活一月嗎？」

她頭上戴着一頂闊邊的白草帽，身上穿着一件花四維的褂子。她的兩臂是赤裸着的。賣蟻人淒寂的瞧着她。

「一滴就够了，」他重複說着。

「這多有趣」她說。

於是她買了那透明的蟻窩。

「親愛的」她說，你看到我的螞蟻嗎？」

她用指甲上塗着有顏色的蒼白的手指，撚着那看得螞蟻在動的小玻璃匣。男子坐在她身旁，欣賞着她的微俯的後頸。「你是怎樣使得生活有趣啊，親愛的……有了你便什麼都是新鮮的，變動的……昨晚是*Bach*……現在都是這些螞蟻……」

瞧啦，親愛的，」她帶一種所喜歡的（她知道她喜歡的）小孩子的熱誠說：……你看這巨大的螞蟻啦，這是蟻后……那些工蟻服侍着牠……我親自飼養牠們……並且，你會相信嗎，親愛的？牠們一個月祇要有着一滴蜜就够了……這不頗有詩味嗎？」

八天之後，她的情人和她的丈夫兩人都厭倦了那蟻窩，她把牠藏在自己房裡壁樓後的鏡子後面。到了月杪，她忘記了那一滴蜜。螞蟻都慢慢餓死了，牠們直到末了還留着一點兒蜜給那最後死去的蟻后。

黃色舞臺

黃臉婆 主編

開場白

編者

黃色舞台開幕了，舞台上充滿了黃色氣氛，我們黃色雖是黃，但是我們不希望太黃，祇是在這一角每期淡淡的套上一版黃色，當讀者讀完正經文字之後，到本「黃色舞台」看上一黃色表演，輕輕的舒上一口氣，使內心緊張的情感鬆緩一下。

今後不願黃的過火，淡黃也希望他漸漸的更淡下來，請讀者原諒我們。

女人吃香！

李麗華重登銀壇

勝利後上海影壇，很熱鬧過一陣子，在上海的檢舉漢奸運動的時候，會爲中聯作過角色的男女明星，因爲和日人合作影片，有抗祖國，而被捕的人很多，比如陳云裳，李麗華一流多被一般影迷注意，看着一塊香餑餑被人家就給囤起來了。然而女人總是吃香的。上海各影片公司恢復原狀後，頗感女明星之人，雖然上海的二三流漂亮女星很多，但在影片擁的眼里，認爲他們的號召力太低，也就不得不想疏通的辦法了。

李麗華是個長於演色情劇的女星和，日人的東寶舞團合作過萬紫千紅一片，曾會過大腿給影迷們看，當時頗受日本人的青睬賞許，所以以後，又合作了「春江遺恨」一放映後馬上轟動了「中外」李麗華本人也就大出風頭，揚揚得意，不知如何是個舒適了。

前些日子上海某廠又有邀李麗華主演一片訊，當然李麗華本人是沒有疑意，頗願以自已的一點力量，盡效國家，也可以以功折罪，將來還不免有個「再紅一」的希望。

原來轉女人不但處處受人歡迎、而且不簡單的漢奸帽子能够難易摘掉，眞是羨煞人也。

圖：李麗華

◇漢奸帽子摘了◇

桃園春夢觀後感

杜絕

桃園春夢一片，最近在本市慶泉影劇院上演，我看完這部片之後，感到的不盡然是使人發笑，而是使我感到它與現實相接近，兩個不喜歡讀書的學生，（劉繼詳與韓蘭根飾）只是很天眞的在熱戀着本班女同學（童月娟飾），可是在追求的方式上他們失敗了，後結被教務長知道後，每人不但記大過一次外，並且禁閉十日不許自由活動，這兩個人在這不自由的環墻裡，而幻想逃避現實，追尋陶淵明的桃花園，結果眞的在夢中找到了一個世外桃園，這個桃園是和平的，是自由民主的，沒有醜與聽、也沒有虛僞與壓迫，當他倆見了桃園裡的村長，就很熱烈的招待他們，並且招集全桃園的男女們爲他倆開了個歡迎會，村長對大家說：「這兩位是從遠地而來的貴客，我們以後一定要聽從他們的指揮，」從此後這兩位遠來的貴客，就忘其本性隨便胡鬧起來，喝酒，玩女人，拿皮鞭打人，全桃園的人本來是平等的從來也沒有受過這樣的壓迫，自被這兩位貴客掌握大權之後，群衆才明白世界上的人，並不都是像桃園裡的人友愛、和平、互助平等，和純潔，而是這樣的慘暴無親，他們在起先錯把這遠來的兩位，貴客認爲高人類於一切，不料得到的是失望，離理想太遠。於是在忍無可忍之下，群起反對，把這兩位忘其所以的貴客給縛起來，以他對人的手段來還於他們來教訓他們，他倆在這驚怕交加之下而被同學喚醒，才知道作了個夢。

夢雖然是個夢，可是在夢的環境裡，人的慾望不能太超過現實的，如果超過現實的話，是夢，我想一定是個噩夢。

十日信箱

「警察官」的再用問題，政府根本不明他們的身世

信箱先生：

我有幾個很小的問題，麻煩你代為解答：

一、現在有許多過去在偽時期的警察，老又在狐假虎威的當了「警察官」，請問政府對他們就信任嗎？

二、本市的糞便沒有辦法清除，往往在茅缸內已有的屎溺清除外，現在不是已有了清除車嗎？然而我們一般居民的廁所為何不常給清除？

撰安

一市民

一、市民先生：你的問題很簡單，也許政府根本不了解少數人的身世，所以很容易被他們乘隙鑽進去。但我們隨時可以檢舉他們。

二、糞便清除時可到保公所聲明，當有圓滿答覆。不常清除也許是特殊情形。

編者先生：

訂閱貴刊有何手續，如係外埠是否能派專人按期送到，敬祈示知，並頌撰安。

顧讀者

顧讀者先生：

本社備有直接訂閱通知書，面索、函索均可，加蓋印鑑後寄交本社發行部，便可按期送到如係市外一律郵寄。

信箱主人

小幽默

小滑

逃兵役的妙法

一個英國人當他受兵役檢查時，陸軍眼醫叫他念測目力表：

「什麼表？」他張着眼問：

「坐到那椅子上，給你看！」

「椅子在那裏？」他的眼球都不轉。

結果他因目力不佳而落選了。

為了慶祝此次策略成功，他去了電影院，很巧坐在他旁邊的正是上次測驗他的軍醫，他很驚慌的問：「對不起，先生：請問這輛公共汽車，是開往西布案的嗎」？

我老了的時候你要我嗎

女：（熱烈的）「我老了的時候你還愛我嗎？」

男：「愛你！我一定要像神像一樣的敬拜你，我一定要連你腳下踏過的地都崇拜……」

「哦！你不會老的像你母親那樣吧？」

沒罪

法官：「有罪？還是沒罪？你自已說」。

女犯人：「啊！還有別的嗎」。

還是要兩客飯好，

黃昏時，一對剛剛舉行了婚禮的青年夫婦來到了他們預備在此渡過蜜月的飯店。

「親愛的，終於……」新郎吐了口長氣，對新娘，「終於我們二者為一了！」

「是的！親愛的。」新娘一面換着自已的頭髮，一面說：「不過是，我們還是要兩客飯好」。

我實在沒有注意他和你長得一樣，

一個跳舞會上，一位青年太太，被介紹一位青年軍官伴舞。在跳舞時便開始了談話。

「坐得那邊醜的怕人的，是誰呀」？

「啊！那是我哥哥」。

「哦！請你原諒我。」他很窘迫的又很抱歉的：

「我實在沒有注意他和你長得一樣」。

他們不敢不好好的演奏

父：「孩子，你聽這音樂演奏的好不好？」

子：（初次聽音樂）：「好極了呀！可是，他們不敢不好好的演奏呀」？

父：「為什麼呢？」

子：「，沒有看見他們前面有一個人手裡拿着棍子嗎？」

編輯燈下

付印之後，我們僥倖的喘了一口氣，接着我們又為了報紙印刷，而焦心，我們不會粉飾我們的刊物是如何的堂皇，而經濟力又如何的雄厚，知道我們內部的人都會了解我們的，當他們拿到一本太平洋月刊，看到了他們的稱普、簡直就會發笑、因為太平洋的一篇文章的稿費，它將會超過才刊的甚金的。然而其他的讀者、雖又會知道我們的呼籲消力量是這樣的徵滿。我們你呼吸窘息的簡直換不徐氣來，但是我們不願自已停止了呼吸的，三期發行之後，一些朋友都來信讚許我們了，他們說三期的編排上顯然是進步了，但內容貴覺空洞，綜合不綜黃色不黃，當然過泛，也不漫了。是的，內容的確是太空洞，就編者自已也感覺到是十分無聊，簡直有的稿件是這樣付起來的人雜件，本刊發稿之先，稿子的來源總是不太多，致形成了目前本刊的稿荒，水準不夠的作品很多，再者編者本身能力有限，今後還希望寫稿的朋友們，給本刊幫些忙，雖然我們並不希望借名家的署名做牌子。

啟事

本社前發之聘書五月卅一日起一律作廢，所有聘請人員六月一日已重新辦理，特此聲明。

本社啟

不退色的唇膏

·青子·

好萊塢最近流行一種「退色的唇膏，一經搽上，亦像指甲油一樣，必須用去光的藥水才能揩去。此唇膏式唇膏為紙裝液體，只能在嘴唇上塗過薄薄均勻一層，不可太厚，乾後將如石灰一塊一塊裂開來，便顯得有礙觀瞻了。

馬尼剌女人每天必須大浴二三次，十分鐘不洗臉，面上塗滿了灰粉，馬尼剌所見的女人因此不施朱與不抹唇膏者多，獨此種不退色的唇膏則能風行一時。

本刊歡迎批評建意

本刊已在申請登記中

歡迎參觀

文古齋

文具 紙張 筆墨 體育用品

地址：南武城街路西

建國漫畫旬刊

試辦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日

發行所 建國漫畫旬刊社

發行兼編輯人 丁戈夫

社址 張家口市堡內棋盤街二號

徵稿簡則

我們歡迎國際、國內之動態、社會、人物素描、故事卡通、地方速寫、生產報告等漫畫及木刻也歡迎時事雜感、隨筆、散文、文評、文藝創作、藝術理論、通訊報告等短小精鍊文字。

來稿無論漫畫，雜感，寓意務求深刻，但蓄意攻擊，違背事實者，本刊恕不披露。

來稿須繕寫標點清楚，勿一紙二面寫或橫書，漫畫以白紙為宜，勿用藍色或其他色彩。

本刊絕對尊重作者文字除別字漏字外，不予删改。

本刊因限於篇幅，來稿請勿超過二千字。

來稿經刊載後稿酬從優

希望退回之稿件請附足郵票，

來稿請直寄建國漫畫旬刊社編輯部

▲定價壹千五百元▼